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懸卷第二十三

唐清涼大華嚴寺沙門澄觀撰述

第六宗趣通別者，語之所尚曰宗，宗之所歸曰趣，先明其通，後顯於別。

前中通論一代佛教，諸部異計各是一宗，謂十八本二，各不同故；以義相從，更復合之。

第六啊，「宗趣通別者」：怎麼叫宗呢？宗，就是個宗旨。這個宗，「語之所尚」：這個所說出來的話，是最重要、最要緊的、最高尚，那麼就是非常重要的，這就叫宗，所以說語之所尚曰宗。你說出話，人人都尊重，人人呢，都要依照這個話去做去，這就叫宗。「宗之所歸曰趣」：那麼這個宗啊，它有個，啊，宗旨的所歸，這個歸向哪一邊，這叫趣。趣，也就是啊，你想到的那個地方，你這個宗想到到什麼地方，這就叫趣。

「先明其通」：那麼這個宗趣呀，有通，有別，先呢，明白這個通的宗趣，

「後顯於別」：然後啊，再呀，說明了這個別的宗趣。「前中通論一代佛

教」：在這個講這個通，這個先講這個通啊，通宗，就是啊，研究討論這

一代的佛教。「諸部異計」：諸部，這個部啊，本來有二十部，這二十部，不是二十部經，是**二十部人**。那麼又啊，分出來十宗，在後邊呢，都會有詳細講的，所以現在呀，不必講。

諸部異計，這個諸部啊，有上座部，大眾部。上座部，就是這個資格老的，老資格，老上座的，老和尚了，這叫上座。怎麼叫上座呢？上座要受戒經過三十年，這上座部；受戒十年呢，這大眾部；二十年呢，這是中座，中座部。那麼三十年，這叫上座部。那麼現在呀，他說十八本二，這啊，沒有分出來上座，中座，是下座，就是啊，兩部，一個是上座部，一個是大眾部，這叫十八本二，十八，這十八部後邊會詳細講的。

異計，這個各部啊，它都有一個不同的這種的意見，不同的思想，來呀，研究它這個部裏邊的這一宗，所以說，「各是一宗」：各是其事，你就說你那個對，我就說我這個對。啊，大約啊，也是天天在一起常常啊，爭辯不以。爭辯不以，你說你那個對，我說我這個對，各是一宗。

「謂十八本二」：在這個十八部裏邊總起來分成兩部，一個上座部，一個大眾部，「各不同故；以義相從，更復合之」：因為啊，它各不相同的緣故。「以義相從啊」：若是研究歸根結柢，啊，最後的這個意思啊，啊，

還是啊，都是一樣的，「更復合之」：所以再把它合起來。

那麼現在呀，人人都很忙的，但是還是照常講經，這是啊，我們把這個法看重了，所以怎麼樣忙，還是聽經聞法。你不要自己呀，把自己看小了，我們這是啊，正法時代，弘揚真正的佛法；所以在怎麼樣子辛苦，還是啊，來研究這個佛法。

研究佛法，你就要真行佛法，真行佛法，必須要依法修行；那麼依法修行，就要明白一點，去做一點，不是單單明白不做的。我們現在就是啊，既想明白，又想去做，那麼一定有一種啊，不可思議的成就。就在這個期間呢，你若是認真去做去，腳踏實地去做去，就會呀，得到**正法眼藏**，**涅槃妙心**。

「道」啊，就是在苦中求的，越苦，越啊，證明你這個心呢，是真的；那麼一點苦都沒有，啊，誰都能做得到的事情，所以就不是不可思議了。

華嚴懸談卷二十三 Door06_002-047

然隋朝大衍法師，總立四宗，一因緣宗，謂薩婆多；二假名宗，謂即經部；三不真宗，謂諸般若；四真實宗，謂法性真理佛性等教。又此四宗，初名

立性，二名破性，三名破相，四名顯實。

前邊說這個二十部，以義相從，更復合之，因為這個義呀，相從，都有啊，互相聯繫的關係，所以呀，要把它通成一起。

「然隋朝」：隋，就是唐朝以前那個隋朝。「大衍法師」：這位大衍法師啊，他也立出四個宗，「總立四宗」：總起來，啊，立出四種的宗。

第一呢，就是「因緣宗」，謂薩婆多：講因緣的，啊，這因緣呢，所生法，這是小乘教，講因緣。所以呀，說「薩婆多」：薩婆多就「一切有部」，它是講有的。

第二呢，「假名宗」：這是啊，叫「亦名為假名」。

第三呢，假名宗，這是啊，「經部」。三，「不真宗」：不真宗啊，就是「我說即是空」，不真宗。

第四呢，是「顯實宗」：顯實宗呢，「亦名中道義」，講中道。啊，他說，他這個顯實宗啊，講的「法性真理和佛性等教」：他是講啊，中道的。

「又此四宗」：又啊，他這四宗不單單前邊那四種的名稱，又有啊，另外四種的名稱。就是第一呢，就叫「立性宗」；第二呢，名「破性宗」；第三呢，叫「破相宗」；第四啊，叫「顯實宗」。那麼前邊這兩個是屬於小乘，後邊這兩個是屬於大乘。所以呀，這是這個大衍法師他立的宗旨。

華嚴懸談卷二十三 Door06_003-048

初二小乘，下二大乘，各初淺後深，此亦有理，但收義不盡，以十八部中但判二故。

「初二小乘」：在啊，他立這四種教，有因緣教，和假名教，它是啊，小乘；「下二大乘」：下邊呢，這個不真宗，和這個真實宗，這屬於大乘教。

「各初淺後深」：小乘啊，一開始因緣，它是啊，講的很淺的，講的破啊，我執的；第二呢，是講破法執，所以呀，這個小乘也是從淺入深；那麼大乘呢，先講啊，不真的宗，他說啊，一切都是空的，這也是在大乘來講啊，是淺一點；後邊呢，是講妙有的，顯真實，顯這個實了，所以這又深一點。所以說，各初淺後深。

「此亦有理」：這個清涼國師說啊，他這麼樣說呢，這也很有道理的，也合乎經義的。「但收義不盡」：他呀，啊，這個所包羅的這個義理不完全，不究竟。為什麼呢？「以十八部中但判二故」：他呀，在這個十八部裏邊，就判了一個經部，和有部，這兩部。那麼這個十八部，再加這兩部啊，這是二十部。所以呀，他這個收義，就是所包括的，所研究的，這種的道理呀，不完全，所以叫「收義不盡」。

今總收一代時教，以為十宗。

那麼前邊他立的四宗，現在把這一些啊，分成十宗，因為前邊他收義不廣，沒有完全呢，把這個佛的一代時教都包括，就算呢，包括，也有啊，很勉強的性質。所以現在呀，把這個一代時教，怎麼叫一代？這一代時教就是由釋迦牟尼佛成佛之後，在這個鹿野苑度這五比丘開始，說法呀，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中間經過五時八教。

「五時」，華嚴時、阿含時、方等時、般若時、法華涅槃時。「八教」，就是藏、通、別、圓、秘密、不定、頓、漸，這八教，這是天臺所判的立五時八教。現在華嚴呢，華嚴呢，是「五教」，小、始、終、頓、圓。

佛在這個成佛之後，所說的這個教典，總起來，這叫啊，一代時教。那麼把這一代時教啊，現在又把它分開成為十宗，這十宗啊，後邊一宗一宗都會講的很清楚的。

在我們這個講經的這個儀式，本來普通法師啊，講經，有兩個侍者，一個人呢，拿著經，拿著這個經架；一個人呢，就預備展具。在這個迎請法師，譬如四個人，去迎請法師，到那頂完禮了，這是末後先行，在最後那個，那個人先走；等其餘的，就一個跟著一個，不需要啊，那個第三個又走，前面第二個又走到後邊第二個上去，不需要。

那麼後邊第四個，走第一；第三個呢，是走第二；第二個呢，走第三；那麼後邊第三個是走第三；那麼後邊第四個，本來是第一呀，就走第四，這叫末後先行。為什麼末後先行呢？就是因為後邊那個先走啊，就順序，不會啊，你若前邊那個先走呢，他要再又到前邊去，就費時間了，這個大家應該知道的。

那麼現在我們念彌陀經，或者念這個翻譯成英文的經典呢，用這個這叫奪，這個寶奪，這寶奪呢，一響的時候，天魔外道啊，他都恐怖起來，能以呀，降伏天魔，制諸外道，我們這一做法會呀，天上的天魔都會聽得見

的，你這一晃這個鈴。

華嚴懸談卷二十三 Door06_004-049

第一我法俱有宗，謂犢(勿×)子部等。彼立三聚，一有為，二無為，三非二聚，非二即我。又立五法藏，謂三世為三，無為為四，第五不可說藏，我在其中，以不可說為有為無為故。然此一部，諸部論師共推不受，呼為附佛法外道，以諸外道所計雖殊皆立我故。

我們現在呀，講一個法，大家共同應該呀，互相研究，不要啊，單單一個人講。那麼今天呢，這一段聞看看有誰會講沒有？會講的呢，就把它講一講給大家聽一聽。

「第一我法俱有宗」：這個宗啊，就是小乘，小乘宗，不是大乘的。因為他又有我又有法，我也沒有空，是法也沒有空，我法二執啊，都存在的；他既然執著於法，又執著於我，所以這個宗呢，就叫我法俱有宗，都有，所以他講的盡講有為法。

方才呀，你們講的都不錯，都比我講的，雖然不比我講的好啊，但是也不

比我講的壞。

「謂犢子部」：這個犢子部啊，不錯，他原先是個外道；外道啊，就要鍊金剛不壞身；他啊，總覺得我這個身體是最好的，要保持它，要啊，令這個身體永遠都存在的。就和這個道教那個修婆羅門教啊，那種願意長生不老差不多的情形，啊，他總有方法，總要有一個方法，才能啊，令這個身體不壞。

就什麼方法呢？這個方法它是很秘密。就好像那個惠明問六祖，說，上來所說的話之外，另有密意者乎？啊，他總想啊，有一個秘密的方法。那麼他秘密方法修行修行啊，他自己靠不住了，覺得，咦，這個法不知道有沒有用？啊，於是乎啊，就皈依佛了。皈依佛，他還放不下他這種的執著的這種的我見，啊，我執，法執，都不能空；啊，所以呀，他就立這個「有為無為，非有為非無為」這種宗。

這個他怎麼叫犢子呢？這個犢啊，方才這個翻譯說是個驢的兒子，不是的，不是驢，是個牛的兒子；犢啊，這叫牛犢子，就是小牛。那麼他怎麼叫這麼個名字呢？大約他一小的時候啊，很不聽話的，很不聽教的；人家說南，他就說是北；人家說是東，他就說是西；就好像那個牛啊，頂稼似

的，總歡喜和人用那個牛角啊，來頂撞人；所以呀，給他起個名字就叫犢子，啊，你這和牛是牛的小孩子；那麼這個是不是這樣子呢？我們這是現在就這樣給他講，因為啊，這沒有什麼一定的考據。

「等」：等，是等於其它的四部，它有五部。五部啊，第一就是犢子部。所以為什麼單提這個犢子呢？就它代表這五部了，其餘的四部都它代表了。若啊，一部一部舉出來，那麼就很多的字了，所以它代表，代表這五部。第二呢，就是法上部，法上部，就是法是最上的。第三呢，就賢冑(出又)部，這個冑呢，就是這個俛人的意思，傳承的意思，說這個賢，賢而有德的後人，叫冑，這回認識這個字了吧！第四呢，叫正量部。第五呢，叫密林山部，他們總在那啊，一個很秘密的一個山林裏頭啊，來修行，所以叫密林山部。

啊，那麼他們呢，「彼立三聚」：立呀，三種啊，這個法。第一呢，就是有為法。第二呢，是無為法。所以他說啊，法有俱有宗，也就是啊，它又有「有為」，又有「無為」；有為法他也不空，無為法更不空。「三，非二聚」：也不是有為，也不是無為。這是講的什麼呢？「非二即我」：這個就是講的「我」。

「又立五法藏」：他們又立出來啊，有五法藏。「謂三世為三」：就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這三世啊，就叫三。「無為為四」：那麼這三世啊，就是講的有為法。無為，是第四。那麼第五呢，就「不可說藏」：這個說不出來的這種法，不可說的。這不可說，沒有什麼說。

「我在其中」：那麼這個義裏頭，表示還有個「我」。你若沒有「我」，怎麼不可說呢？「以不可說為有為無為」：因為他不可說呀，這裡頭你也可以說是有為，也可以說是無為。

「故然此一部啊」：這一部，「諸部論師」：一切的論師啊，「共推不受」：他們都拒絕他，啊，不承認，不承認他這一部。所以呀，就給他起了一個名字這叫「附佛法外道」：他學佛法是學佛法，但是還沒有放下他這個外道。啊，這就是啊，這個讀子部。

「以諸外道」：因為什麼這樣叫他呢？因為這個一切的外道，「所計雖殊啊」：他們所研究的這個道理呀，雖然不同，他們所研究的雖然不同，但是「皆立我故」：他們都離不開「我」，總是啊，我怎麼樣子、我如何、我可以修成什麼、我可以怎麼樣子，總是有個「我」，這個我見不空。所以因為呀，我見不空，這有我執；那麼法呀，他這個外道法他也放不下，

所以這個法執也不空。在佛的時候啊，所以叫他們叫外道。

華嚴懸談卷二十三 Door06_005-050

二法有我無宗，謂薩婆多等，彼立諸法不離色心，或立三世無為，或分五類，皆無有我，以無我故，異外道計。

「二法有我無宗」：這也，也是他們自己立的一個宗。前邊呢，那個宗是法也有、我也有。他這個現在進一步了，法，他說是有的，有法執；我沒有了，我執空了，所以這個叫法有我無宗，立出這麼一個宗旨。這個宗旨是誰立的呢？也是這些個小乘啊，部裏頭啊，這些個小乘人他立的。所以叫「薩婆多等」：等啊，等於其它的，這個也和他們差不多的這樣子。

那麼他「彼立諸法不離色心」：他立的宗啊，就說一切諸法呀，就是色法和心法；離開這個色法，心法，就沒有法了，只有色法心法。「或立三世無為」：或者呀，他立一個三世，過去、現在、未來，都是無為的。「或分五類」：或者又把它分開五類。這五類呢，總而言之就是他們自己這麼立的這五類，或者他立六類、七類都可以的。但事啊，普通他們說是五類。

這五類呢，就是色法，心法，和三世無為，那麼合起來。他前邊那說這個色法，心法，這五種類，「皆無有我」：其中都沒有「我」，把我執破了，沒有我分。「以無我故」：因為他沒有「我」的緣故啊，所以「異外道計」：和外道啊，那個思想不同，那個想法不同。計呀，這個計，就是計度，計度，就是這麼想，啊，想這樣子，啊，或者是那樣子。

又於有為之中立正因緣，以破外道邪因無因。

又於有為之中，立正因緣：他又在這個有為法之中，立這個一個「正因緣」：這個因緣是正當的。為什麼立這個呢？他破這個外道這種「邪因」：邪緣，「無因」：無緣，破這種的外道的法。

然西域邪見雖九十五種，或計二十五諦從冥生等，

這一段文又找一個人來講一講。

今天還講這個黃赤色的仙人，他很自在的，因為離欲，所以第四他就得到自在，就是沒有這個欲念，他很清淨的，對男女的問題呀，他不發生興趣。因為他對男女的問題不發生興趣了，這叫離欲；那麼因為離欲，所以第四

他就得到自在，就自在，就是四種德，有自在德，離欲德，智德，法德，這四種德性。

這四種德性啊，他又啊，把它合起來，用大悲心來說法，用大悲心呢，啊，他這個慈悲呀，是很大的，不是慈悲心很小的。那麼他說法呀，就是教化眾生。先給誰說法呢？就給這個阿修和，阿修和梵語，叫什麼我不知道？我這是記聞之學，記得中文叫阿修和。有阿修羅，那個羅字改和字，(果和的和)。他就把他這個法傳給他。

這阿修和把他這個法接了，以後他又傳了，又傳給誰呢？傳給般尸訶(般就般若波羅蜜的般；那個尸啊，就是尸羅那個尸；訶呀，就是摩訶薩那個訶)。傳給呀，般尸訶。般尸訶呀，就造了一個大論，用他這種道理。造了多少呢？六十千，六十千就是六十萬偈頌，六十萬偈頌。

六十萬偈頌啊，他又傳給這個褐伽。褐伽又把他這個法傳給這個優樓佉。優樓佉又把他這個法又傳給這個跋婆和。跋婆和把這個法就又法傳給自在黑。這個自在黑，他很自在的，但是是黑。那麼意思呢，就是他呀，得到這個真傳了，得到啊，這個赤色仙的真傳了。那麼他就很驕傲，很驕傲，以為自己呀，啊，真是了不起了。

啊，這了不起，他就去見國王了。見國王，他覺得這個大論呢，太大了，人不容易呀，接受這種的法；唉，他把它揀這個要緊的、容易明白的、道理很正確的，揀出來七十個偈頌，七十個偈頌。他就去見這個金耳國王去了。見金耳國王啊，他身上用鐵包上，啊，用鐵包上，頭上頂著一個火盆，為什麼這樣子，就是表示他有功夫，有這苦行的功夫，有道德，頭上頂著火盆都不怕燒，不怕燙，這麼樣子。

那麼國王一見到這個，金耳國王見到他了，也就很有緣，啊，他就對國王講，你要替我把所有的和尚都召集來，召集來，我和他辯論，啊，豈有此理！他們懂什麼？就這麼在國王那個殿裏頭，給打起大鼓，這鼓打的，哈，恐怕天上都聽得見，那麼響！

那麼然後這和尚大約也多數都是不識字的，所以和他這個論師，一個術論師，這麼一論，就論不過他，論不過，就輸了。輸了，這國王也幫著他，他說的對，那麼我賞給他這個七十斤金子，七十斤金子；於是乎呢，這個自在黑呀，就這個不是黑，大約叫自在黑，那麼就高興了，哈！國王賞給我七十斤金子，哎呀，我這個論呢，就叫金七十論，金七十論！金七十論，這個紀念國王啊，來他勝利了，他和這個來辯論，辯論的勝利了，所以呀，

就紀念他這個國王賞給他七十斤金子，所以他這個論呢，就叫金七十論，這是啊，就表示他自己真了不起了。

華嚴懸談卷二十三 Door06_006-051

他這二十五諦裏頭，三種的道理，就是啊，自性是一種，變異是一種；變異，不是扭轉，變異；還有這個知(知道的知)，這麼總起來呀，簡單的說有這三種的意思。中間呢，又分出來四個步驟，他這二十五諦裏頭。

他說這個自性啊，不變異，這是一個道理。「大等非本變」，那個大，就是說那個大慢呢，覺啊，那個大等它有七種，那個覺啊，我心呢，還連那個五微塵呢，這七種，他說，這個也不是變了。「十六但變異」，那個五大、和這個十一根，這十六種啊，是變異的。「知者非本變」，那個知，也不變的，有這四個意思。

其實這個呢，理論，你誰呀，若是有多少的聰明啊，願意立一個宗都可以的，說出一個理論，你就能啊，其他人想不到的，你能想得到，其他人就說，哦，你說這個對。所以這些個諦，二十五諦，你立二十六諦也可以。

他本來五塵，佛就說是六塵；本來他五根，佛說六根，六根，六塵。

這個佛講這個法，也是當時從那個外道裏頭啊，加加減減，有的加一點的，有的減一點的；有的他們說的，那個用的，佛也來用；他們固有的名詞啊，佛也來用。好像這個「涅槃」，當時外道都有這個名稱的，佛也用這個名稱，不過講法不一樣。佛啊，是個大智慧者，是個大悲者，不是個大非者。

今天還講這個黃赤色的仙人，這個二十五諦，這是二十五諦呀，他認為這個世間上啊，一切的法都包括了，都在這二十五諦裏邊包括著。他上邊說用「或計」，或呀，就是或者；計，就是計度，就是搞心裏想，計度；計度，就是這麼沒有事情幹了，就這麼想，想這個事情；和這個參禪呢，有多少關係。

參禪的人，想這個「念佛是誰」。那麼他研究二十五諦的人呢，也就最初研究啊，就是這麼樣想，計度。參禪呢，他是「參」，硬往下參，就像用錐子鑽窟窿似的，鑽不動一樣鑽。這個「計」呢，就是「想」，想我在這個地方怎麼樣子，不像用錐子啊，鑽窟窿那麼樣子鑽去。那個參禪，所以呀，不叫計禪，叫參禪，參，往裏邊研究！

這個「計」呢，計不是往裏邊研究，在皮毛上用功夫，就看看這個皮毛，喔，這個東西是黃色的，裏邊呢，或者是白色的，這個東西若外邊是白色

的，裏邊或者是啊，紅色的，這麼研究。究竟裏邊是不是這樣子？他只是這樣想，沒有真知道是不是這樣子。

現在科學啊，都要試驗，做這試驗。這個試驗呢，有多少參禪的性質。不過這個試驗是用眼睛來看，參禪呢，是用啊，也用眼睛來看，但是不是這個眼睛，另外那個五眼六通那個眼睛來看。那麼所以呀，這裏邊不同的地方啊，就在這。這科學，就啊，在沒試驗之前，它那是一個計度，就是這個「計」；那麼試驗去了，實地試驗，那就是一個「驗」。所以呀，這個計，或計二十五諦。「冥等生」：從這個冥諦呀，生出這其餘的諦來。

那麼他呢，立的這個論裏邊，講「三德」，也講三德，他這個三德，不是解脫德、般若德、法身德，不是這三德。是什麼德呢？是這個勇猛德，有這個塵德，有暗德。它這梵語呢，梵語叫薩埵、刺闍、答摩，是不是？不錯。「薩埵」翻譯這個中文，有的翻譯「有情」，有的翻譯「勇猛」。這個有情，就是有所感覺、有這種感情。勇猛呢，就是敢去做去。那麼現在這個薩埵，這個意思啊，不用這個有情的意思，用這個勇猛的意思。

這個刺闍，刺闍是梵語，翻譯過來呢，叫什麼呢？叫「微細」，又叫「微塵」，又叫「牛毛」。總而言之，看不見的東西，很呢，微細的，這都叫

刺闇，不是喇薩，刺闇。這個意思呢，就言其很微細很微細的，所以這第二個。

第三個，叫「答摩」，這個答摩，不是說Dharma(法)那個Tamas，這個翻的「黑暗」，又翻「暗」；暗，就是鈍，就是不快。那個薩埵，是快，勇猛。這個答摩，就是啊，暗，暗鈍，就是有點冥頑不靈的這個樣子。所以他們其中啊，就弄出一個冥諦來。

這合起來，這三個叫什麼呢？這個薩埵、刺闇、答摩，有很多種翻譯。在中國啊，就有新的翻譯，和舊的翻譯，有不新不舊的翻譯。舊的翻譯，就是古老的翻譯；新的翻譯，就是啊，革新了，把它又做一點摩登的樣子；不古老不新的，就是啊，說兩個都可以。那麼這個翻譯，舊的翻譯叫「染粗黑」，說啊，它也有染污；這個細呀，本來是微細呀，他說粗，那麼它是相對著；這個暗呢，他說是黑，黑暗。意思呢，是差不多的，但是就是啊，有一個要摩登，一個要不摩登，那麼這是個不摩登的這麼翻譯法。

摩登的翻譯怎麼樣呢？啊，就說了，「黃赤黑」；說這個貪呢，是屬黃色；瞋呢，這個瞋，人呢，就一發脾氣面就紅了，紅色。那麼在這個將要睡覺的時候啊，就黑色的，這是摩登的一個翻譯法。

又有一個舊的翻譯呀，叫「喜憂暗」；說是啊，也歡喜，又憂愁，啊，但是人看不見，很黑暗的，這是舊的翻譯，也是這個薩埵、刺闍、答摩，這三德有這麼翻譯。

又有個新的又翻譯了，翻譯說什麼？啊，這就是貪瞋癡嘛！翻譯「貪瞋癡」，你們記得貪瞋癡就是這個他們翻譯就這樣翻譯的。又舊的，有一個舊的人翻譯了，翻譯叫「苦樂癡」；苦，就是很苦的；樂呀，又有點快樂，苦裏邊又有一點快樂；那麼癡，這是啊，被苦迷的也愚癡了，被這個樂迷的也愚癡了；就是苦樂癡，都被這苦樂呀，把人迷的，迷的都愚癡了，這是一個翻譯。

那麼新的又有一個翻譯說，啊，這苦樂癡也是胡說八道的，他翻譯那個不對，啊，那他又翻譯一個什麼呢？「苦樂捨」。他說，不錯，這個世間有苦，也有樂；但是無論苦啊、樂啊，你不要愚癡，要捨！把它捨了它，把它苦也放下，把樂也放下，那麼捨了，這個是一個有摩登的翻譯。這個比較稍微聰明一點我覺得，他知道捨了。

啊，那麼若是啊，再往明顯來說一點就是什麼呢？其實這就是那個「三毒」，在佛教裏所講的那個「三毒」，這個三毒他們叫「三德」。啊，所

以呀，因為這三毒啊，能生這個三受，就是啊，苦受、樂受、捨受。啊，這為什麼又說這個黃赤黑呢？這是啊，按著他那個色德呀，來說的。因為這個貪，他這個光啊，是輕，所以呀，色黃；瞋呢，他動躁，所以就色赤；動躁啊，就是好發脾氣，瞋。

那個癡呢，重覆，重覆啊，就是很重的，又蓋著，蓋的很重的。好像啊，不要說旁的，好像啊，你不要說旁的，就說睡覺的時候蓋的被，blanket。blanket，用那很粗的那個東西造的，所以它很重，你蓋到身上就壓的透不過氣來，也看不見什麼東西了，這就暗了，這叫暗，那重覆，所以他色就黑的。

因為他這個用這三種啊，來和合呀，這二十三個諦，除了這個冥諦啊，和後邊那個這個神我；那麼其餘的那個諸法呢，都是和這三德呀，和合的，他這說的很對的。什麼對呢？他知道啊，這個貪瞋癡，他不過他這個名稱啊，沒有弄清楚，就這個說是三德，其實這就是三毒。這三毒啊，和一切法都有關係，這是講的很對的。因為啊，一切法裏頭都有這種毒的滋味，所以他說啊，這三法，和一切諸法和合。那麼他說這個這樣子才生出啊，這二十三個諦來，這是很對的。

這個二十五諦呀，難怪他們作了六十萬那麼多的論，六萬論偈，這個的確講起來這個道理是無窮無盡的，怎麼樣講怎麼有道理，怎麼樣說怎麼合法，這個金七十論呢，他簡略的有作了七十論，換了七十斤金子。那麼若照著我來說，這還是啊，這個價錢太便宜，賣得太賤，沒有價值！他覺得金七十論呢，這很有價值了，我覺得這是若是在一個要飯的給他七十斤呢，金子，這當然是啊，這是很有價值。

在一個皇帝給七十斤金子，那就像七個penny(七分錢)似的，你們各位想一想，是不是這個意思？好像我一個窮和尚，若給你呀，七萬塊錢，這很是不可思議了。若是尼克遜總統給你七萬塊錢，那簡直那就是等於給要飯的一樣的。所以這個金七十論呢，我認為沒有價值，這是我這麼說；這是從古以來到現在沒有人這麼樣批評他，我第一個來罵這個金七十論，這個自在黑，叫他在那黑的也睇不住了，黑的地方也藏不住了。

那麼第一的是冥諦，第二的呢，它是「覺」，這個覺它又是智，又是想，那麼暫時先都不講它，這個「我心」也不講。再講這個它是這個五唯，五唯塵這個五大，講這個五大，和這五知根。

這個五大呢，第一的空大，空大這個聲啊，這個聲，就是五之根呢，的之一，這個聲是這個五唯之一。那個耳根呢、眼根、鼻根、舌根、身根，眼、耳、鼻、舌、身，這五根呢，這叫「五知根」。那麼這個講這個「五唯」呀，就是五塵呢，和這個五大，和五知根，也就是五根，五塵，五大。在我們講的是講「六根」、「六塵」、「七大」；他這講五大，因為那個大他是不知道？

其實我們現在可以講，再講多幾個「大」也可以的。為什麼一定要就知道那麼多呢？科學發明是一步一步的，越發明越多的；你若想往多了添呢，可以添到百千萬上。不過，我們不要沒有事情來找事情幹，弄的太多了，後邊人更都記不住；現在我們就覺得很麻煩了，你們是不是有這個感覺啊？

「聲唯生空大」，這個聲音呢，空大是由聲音生出來的，空啊；啊，你看這個空，我們這聲音一說出來，跑到虛空裏去了。我們這這個聲音沒有了，月球那個聲音呢，我們這聲音會到月球去；月球那個地方，那裏邊的或者是神呢，或者是鬼呀，或者是人呢，都會聽見，哦，那個地方有個聲音了。

好像我們這有的時候聽到打雷，那是其它的地方來的聲音，來的雷達，來

的這個radar，到我們這個世界來了，我們聽的很大聲音，或者無形中又有一個很大的聲音，這都由空傳來的。

這空啊，這個聲音呢，是這個生空大的，啊，我們聲音越大，不是把那虛空那個就沒有地方放那個聲了，哎，你多大聲音這虛空裏都可以放得下，好像那錄音帶似的；不過我們那個錄音帶會錄完了，這虛空這個錄音帶錄不完；所以你這個聲放到虛空裏，幾千萬，百千萬劫之後，那個聲音還是存在的，那個錄音帶還是在那保留的！啊，你不信？你不信就，那不信慢慢研究！

「空成耳根」，這個空啊，我們這個耳根呢，怎麼會聽聲呢？就因為是由這個空根成的。你看耳朵裏頭是有一個窟窿，那窟窿就是那個表示虛空，也就是雷達能到的那個地方，那個聲音呢，能到的那地方，能聽的見，那個耳根，耳，在那個耳根裏頭，空生耳根。

因為這個空生於耳根，所以這個耳根呢，才能聽，才能聽聲；因為這個耳根和虛空是通著的。你聲到虛空裏頭去，啊，這耳根這是，就是虛空，你人這個腦上這個耳朵裏頭，就是虛空，它空；啊，它和那個虛空，就那個雷達就通了；雷達通了，它聽著，喔，它說，哦，Hello！Yes！就聽見。

啊，「觸唯生風大」，這個觸塵呢，是生風大。你看那個風，風來了，吹到你身上，你有一種觸覺；啊，吹到我身上，這風，啊，這個風好像一把刀似的，啊，把我這皮膚都給吹痛了，啊，但是看看沒有出血，因為它這個觸力大，所以這麼樣子，這是觸。所以這個觸呢，它生這個風大的，風就是觸力，由這個觸力生出來的。

「風成身根」，這個風啊，就是鑄成的你這個身根，你這身根，把觸觸觸，給你觸的，觸來觸去，觸到一起，變成一個身體。你再要細研究這裏頭有一些個這個不可思議的，不可說不可說的這個法。啊，你好像，啊，這個世界，風是由觸造成的，這個世界也是由觸塵生出來的；你若沒有觸塵，根本，若沒有觸覺了，男女都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你想一想！

所以這個觸啊，生風，屬於風。屬於風，那麼風大，風大呀，又成就這個身根。所以呀，這個身根，又回來又接受這個觸，這是來回的。

「色唯生火大」，這個色呀，就生火大的，色成，生火大。「火成眼根」，這個火啊，火大就成就眼根。有人是就問了，說，怎麼火就會成眼根呢？這個裏邊這個理很淺顯的，不過你不懂啊，我也不能告訴你！

眼根，「是故眼根還見色」，因為啊，這個火成眼根呢，所以這個眼根呢，

又回來見色；因為這個色，是生火大的，火大，成眼根，所以這個眼根呢，又會看顏色，眼它就不會聽；說，法師！你說六根互用？那你會用了才算！你沒有會用，那你現在還是眼睛不會聽的，啊，眼睛不會聽，眼睛也不會觸，耳朵也不會見，也不會觸。所以呀，這個因為色生火大，火啊，成就這個眼根；眼根呢，回來又看這個色，這也是啊，循環的。

「味根唯生水大」，這個味根呢，**味塵呢，是生水大的**。你看水沒有滋味啊，但是這個一切滋味都離不了水；離了水，那個味呀，就不太好了。你就辣椒，你放上一點水，它那個辣的味道就大一點。苦的，你放上一點水，它那味道也特別大一點，strong一點。所以**這個水，雖然沒有味，淡而無味，但是它是味之本，味的根本**。

「水成舌根」，這個**水呀，它成就舌根**。你看這個舌頭啊，是水成的，所以舌頭啊，你等這個舌頭若乾了，那人就會死了，因為沒有水了；舌頭不乾，這個人呢，就還有辦法的，因為他那個**水源沒有斷**！你看有病的人，你看這個舌頭有黑色的，哦，那個病就不能好了；啊，有的舌頭變白色的，一層泥苔，那可以治。

因為啊，水能成就舌根，所以這個舌根呢，啊，才能知道味道。你這個味道啊，是酸、甜、苦、辣、鹹，啊，你用手沾到這個味道裏頭，啊，是什麼味道，這個手不知道？啊，你搞眼睛嚐嚐這個味道是酸的，是苦的、是

辣的？啊，把眼睛辣的就睜不開了，鹹的它也睜不開了，辣的也睜不開，苦的，是甜的或者可以的，因為眼睛它不反對甜的。你若搞耳朵嚐一嚐，耳朵也不知道？哦，你放在舌頭上，噢，它知道了，這個是什麼味道它知道了。

為什麼它知道味呢？就因為味呀，味塵成就這個水大，所以呢，這個水又成就舌根，水大成就舌根；然而舌呀，又回來會知道這個味道，這都有連帶的關係的。

這個香塵呢，「香塵生地大」，這香塵是生地大的。你願意聞香啊，聞香啊，是這個香是屬於墮落的，它是沉的，啊，香塵它生地大的。那麼這個地大呀，它成就鼻根，成就這個鼻根；它不是啊，這個成就其它的根，成就鼻根的。因為這個，所以這個鼻根呢，它啊，不聞地，所以成就地大又聞聞地，聞聞地是沒有什麼用的，啊，能聞香，鼻根呢，能聞香。

這是啊，這個五塵呢，五大、五知根呢，互相有連帶關係，你把這個道理研究研究啊，也很有意思的。

聲唯生空大，空大成耳根，是故耳根還聞於聲。

觸唯生風大，風大成身根，是故身根還受於觸。

色唯生火大，火大成眼根，是故眼根還見於色。

味唯生水大，水大成舌根，是故舌根還知於味。

香唯生地大，地大成鼻根，是故鼻根還嗅於香。

華嚴懸談卷二十三 Door06_008-001

二十五諦是婆羅門教的一個很要緊的道理，所以呀，我們應該把它研究明白。如果你這個二十五諦外道的道理尚且不懂，那你連外道都不如了，因為你不明白它。

我啊，在很小的時候，我就讀這個聖經，這個聖經，首先讀這個創世紀，創世紀，就是這個上帝怎麼造這個世界！造這個世界造成了，又怎麼樣用水淹這個世界。為什麼呢？說是啊，因為世界上人信假神，所以呀，他要把它淹沒有了它！那麼信假神，這還有個信呢！那麼還有不信假神，連假神都不信的，你說那些個人應該怎麼樣處裡？我就研究這個問題那時候！

我就和牧師來研究，和這個神父來研究，我說你們說這個天主創世，他造，如果這個天主啊，造這個世界，然後又用水淹壞了它，啊，這個天主啊，就是一個無知無識的小孩子在那個地方耍把戲那麼，就玩，在那開玩笑！他說，你怎麼這樣說，你這是謗主啊，我說誰是主啊？他說天主，我說我

沒有到過天上我不認識他？他又沒有到地下來，他怎麼可以做我的主呢？

噢！這個牧師，也沒有什麼辦法？

我說啊，我們不要講天主，我們講這個世界的人主，沒有哪一個皇帝把這國家造好了，然後他把這個人都用刀殺了他，一個都不要的，你說有這個皇帝嗎？啊，他說，這個？他答不出了！我說那皇帝尚且不做這個糊塗事，何況天主呢，他把世界造好了，然後又用水把它淹了，這是幹什麼東西呀？啊，這就像人吃東西，吃了，完了又屙屎一樣嘛！你把它造好，又把它弄壞了！

我說，再者，說他造世界，又造人類，他說這個吃，啊，這個善惡的果子，善惡果子你可以不叫他吃嘛！是你叫他吃的嘛！你叫他到那花園子去吃那個善惡的果子，啊，他就知道造善造惡了！這分明是天主你拿這個老百姓這一般人類來開玩笑嘛！

好像你這國家的人民，啊，你這國王說，哦，我那有這個大麻菸呢，你們看看怎麼樣，那麼這一看，大家就要用了；用了，哦，你犯法了！以說這個法是誰教他犯的？你若沒有他怎麼會犯這個法呢！

我說，信假神的人，被水淹死了；連假神都不信那些個人，也被水淹死了，啊，應該受報應；那有信真神的一起跟著也都被水淹死了，那要怎麼算呢？啊，研究這個問題，他研究來研究去都沒有話可講的！哎呀，他說，那你這不信天主！我說，我最信天主，但是要有道理，沒有道理是不可以的。

為什麼我能這樣同他講？就因為我看那個創世紀呀，和這個洪水淹世人，皆因信假神，有跑出一個諾雅造方舟，又救出來了多少個人，這留下世界上才有人了，這就是對小孩子那麼說故事呢！

那麼我們現在要研究他這個二十五諦，也就是啊，你明白他這個二十五諦了，如果你若遇到印度哲學，或著Yoga(瑜珈)，他啊，拿出他這個二十五諦來，你就有法子可以來和他談幾句話；是啊，若不然的時候，你，哦，什麼？你說的什麼？我沒聽過，你就不懂了是不是啊？你若是懂了，喔，你講那個冥諦，原來那沒有什麼，妙智講說沒有什麼了不起，那是糊塗諦嘛！不是果諦糊塗諦。

華嚴懸談卷二十三 Door06_009-002

這個他第一個就講的「冥諦」，這個冥啊，按著中國的道理來講，就是「**混沌初開**」，這叫個冥。怎麼混沌初開呢？就是這個天地呀，壞了之後，成、

住、壞、空；成，二十個小劫；住，二十個小劫；壞，二十個小劫；空，二十個小劫，這叫一個大劫。成、住、壞、空這叫一劫，一個大劫；那麼每二十個小劫是一個「中劫」；四個中劫是一個大劫。

在這個四個中劫是一個大劫，這很長的時間了。八萬大劫，你說這個時間有多長？八萬大劫，這個時間很長很長了！那麼再超過八萬大劫，他這個外道啊，他這種神通啊，就沒有法子再通的過去了，通不過去了，這個神通不通了，就是神通不通了。不通，他就想這個東西應該叫個什麼呢？就想了，哦，就計，計一計，喔！這是一個開始，就叫一個「冥」，冥諦，喔，哎，好了！就給它起個名字叫冥諦！自己呀，這個宗旨立上了，啊，這個諦立住了。

冥諦又怎麼樣呢？喔，這個冥諦以後，就有了思想了，啊，就有了分別了。所以他又起個名字叫「覺」，又叫「想」，又叫「徧滿」，這第二個諦呀，又叫「覺諦」，又叫個「想諦」，又叫「徧滿諦」。等這個冥諦呢，他叫自性，他這個就是自性了。

又叫啊，「勝性」，怎麼叫勝性呢？就是那個冥諦的時候，他不叫這個什麼，不叫勝諦，也不叫勝性。等到一有了覺了，有了增加了，所以呀，他說這個本呢，自性這個本呢，生出來了，生出個覺了，這增加，喔，增加

勝了，這回呀，勝性，又叫勝性。你說這有什麼根據？就是給起個名字嘛！

你們誰都可以起，起這個，願意起多少就多少，那麼這起了一個勝性。

啊，勝性就是這個又叫「覺」，又叫這個「大」；大的本，意思呢，就是智，又叫「智」，它很多名字啊，這個覺。又叫慧，又叫想，又叫徧滿，這麼多的名字。那麼這個最初起的名字呢，啊，想大約這是有所覺，明白一點，那麼就叫一個覺。又叫大，大慢(慢，就是增上慢那個慢)。他因為啊，增加這種的勝慢，有一點呢，啊，就是貪的意思；有點貪的意思就生出那個瞋，所以他叫苦、樂、捨；或者苦、憂、暗，那麼種種的名稱，這個就也是可以說無有定法，他給寫出這麼多個名。

然後有這個覺，就生出來啊，「我心」了；他說呀，這個自性，是作者，這個冥啊，能造一切，大約和天主差不多，這個冥，它也能造萬物。那麼他這可以的，你給它起個一個世天主，就是天主了！所以他，不過他沒有起天主，叫冥諦，冥諦。啊，那麼然後就有了我心了，這第三個就是生出我心。

這有覺，我心，以後就生出啊，五塵來，又叫「唯量」。塵呢，就是以微細的意思。所以呀，微塵呢，也是它；牛毛啊，那麼細也是它；啊，總而

言之就是很微細，這個五塵。五塵呢，啊，就是聲塵，它第一個；第二呢，觸塵；第三，色塵；第四，味塵；第五，香塵。他這麼給它，色、聲、香、味、觸啊，他這個觸，變成第二；聲啊，變成第一了，那麼他說生出這五塵。這五塵，不錯，可以生出來這五塵，就算他這個理論是對。

那麼由這個五塵呢，又生出五大，聲呢，就生空大，今天白天已經講過了。這個觸呢，就生出一個風大；色呢，就生出這火大；味，生出這個水大；香，就生出這個地大；這麼生出來了，都有他的這種理論，這麼生出來了，這五塵生出五大來。

本性無變異，大等亦本變，十六但變異，知者非本變。

那麼前邊這個自性，它是不變的；這個大等，它是本變的，就由這個自性啊，他叫本性，又叫本，變出，所以說，「亦本亦變」，也是有一點自性的這個意思，又有一點呢，這個變。等這個下邊這十六，前邊這是八個了，下邊這十六，**十六**就是啊，就是這個五大、五知根。**五大**，就是地、水、火、風、空了。那麼**五知根**呢，就是眼、耳、鼻、舌、身，這是五知根，五知根。

又有**五作業根**，叫作業根，它造出這業都是由它造出來的。這個是什麼呢？就是言語，不錯，言語就是口業，他這有一個口業。他沒有把這個舌啊，算上這個口的四惡，他就是言語。那麼還有手，他說手啊，也可以造業。還腳，腳可以行路；行路，也可以行善，行惡，也可以造業，啊，手足，又叫「執、步」，執呢，就是手能執捉；步啊，就是足能走路，步。那麼「戲」，這個戲呢，就是遊戲，就是玩。那麼這個玩說的什麼呢？就是說的男女的根，小便。「除」，這個除呢，就是大便。這叫啊，五作業根。

再加上啊，一個「**心平等根**」，這叫生出十一根。十一，加一個五大，就是十六。這十六呢，「但變異」，它就是變異的，就是流轉的，變來變去的。

「**知者非本變**」，說是啊，這個我知，又叫「神我」，它呀，不變的，它也不做，也不變，本來這樣子。既然不做又不變，這就是個木頭，根本就沒有知，那麼他說這是個知。這個「自性啊，是作者；我呢，非作者」，這個這就是知道而已，知道有這個冥諦，知道有其它的二十四個諦，所以這叫啊，二十五諦。

講這個道理呀，這個道理多的很！你算算，他造六萬偈頌，啊，那麼多，

所以一定能講出很多的理由。人呢，在這個世間，只要你想要找工作，不會失業的；無論做什麼，你只要啊，去做去，一定會有，有的是工作；你若不想做，那麼把眼睛一閉，什麼事情都沒有了，這就是冥諦。

華嚴懸談卷二十三 Door06_010-003

現在還是講這個二十五諦，這二十五諦呀，分出來三部份，叫自性，變異，和我知。那麼有人就問了，說這個自性你也看不見，你怎麼就知道他有自性呢？啊，他就答覆了，這個冥諦的這個數論師啊，就答覆了，說，看不見就說沒有嗎？那麼熱氣，散到虛空裏頭，你也看不見這個熱氣，那你怎麼覺得熱呢？那麼你能說這個熱氣是沒有嗎？這是個答覆。

他又說這個三德，啊，和這個那個前邊那二十四諦呀，都相合，二十三諦，那個冥諦呀，是自性，自性會生。那麼他說和它相合，這有什麼道理你能講它相合呢？能和合呢？他就說了，他說這個就像一個比喻似，這個知啊，它是知，不能作；這個作呀，它只能作，不能知，所以叫冥諦。這個諦它不知道自己，一定要有這個「神我知」，啊，知道有這麼冥諦。

這就好像什麼似呢？好像那個天與地合，啊，男與女合，日與月合，晝與夜合，白天和晚間，這都是相合的。那麼還有好像這個王與民合，這國王，和老百姓也都合成一個的。那麼又像什麼呢？又像這個跛與盲合；跛，就

是個瘸子；盲呢，就是個瞎子。這兩個人呢，他若合作，就可以走路的。那麼這個跛子呢，他不能走路，但是他有眼睛；這個盲人呢，他沒有眼睛，但是他能走路。所以呀，他們兩個人若是合到一起，又可以呀，啊，也可以走路了，這跛與盲合。他說這個盲啊，就是一個這個冥諦；這個跛呀，就是這個知；知啊，它是能知不能行；這個盲啊，它能行不能知，不能見；他說這是和合。

那麼究竟這個是不是這麼回事呢？你們慢慢研究研究！若是說呢，怎樣說都有道理的。這是這二十五諦呀，大略啊，若是詳細講，它這很多很多的道理。我們不能完全都講他這個這種的虛妄的理論，所以這二十五諦呀，大略的意思就這樣子。

或計六句和合生等，

其次呢，「或計六句」：或者呀，他用個六句的道理，來傳他這種法，這也是一種啊，論師。這種論師呢，梵語叫「吠世」，又叫「衛士」。新的翻譯呢，又叫「吠世史迦薩多羅」，這個翻譯成中文的意思呢，就是叫「勝論」。言其這部論呢，是特別殊勝，勝過其它的論。又有一個意思啊，就是造論這個人呢，是一個勝利的論師，無論和誰去啊，辯論呢，他都勝利，

所以這個人呢，也是殊勝的，造這個論。

啊，這個，造論這個人呢，是在成劫的這後，那時候人的壽命都很長的，那麼他出世，出世啊，他有一個小毛病，這個小毛病什麼呢？他白天不出來，就晚間出去化緣呢，乞食，晚間去。所以呀，這一般人給他起名字就叫鳩鷓鳥，說是**鳩鷓仙人**！鳩鷓是什麼？也就是晚間呢，牠出來活動，白天牠不出來，這種鳥；白天呢，牠怕這個聲音；等晚間呢，沒有這個太陽了，牠出來去找東西吃。因為他啊，歡喜晚間出來，所以一般人呢，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就給他起個名字叫鳩鷓仙人。就好像那個鳩鷓鳥啊，晚間出來，這是一個名字。

又有一個名字，叫什麼呢？叫「食米齋」。怎麼叫食米齋呢？因為啊，他晚間出來化緣呢，他大約相貌生的很醜陋，那小孩子看見就以為他是妖怪，那麼就嚇的連哭帶喊他叫著，這麼這個就很恐懼的；那麼這個小孩的媽媽呢，出來一看看，也就嚇，嚇倒了，嚇的，幾幾乎嚇死。那麼這樣子啊，他因為把這個小孩子，和女人都嚇的這樣子，以後他晚間就不去化緣呢，乞食去了，晚間不出來了。

那麼不出來，他吃什麼呢？他就到那個碾米，種米那個的地方磨房啊，去拿人家不要這個那個碎米子。碎米呀，就是那個米呀，舂米舂的碎了，那

個又不是這個米糠皮，不是這個糠，就是那個小粒的米子，這叫啊，「米齊」，他就是吃這個東西，所以一般的人呢，又給他起個名字就叫啊，「食米齊仙人」，吃米齊的仙人。

啊，這個仙人呢，苦行很用功的，修種種的苦行；你看他吃就吃米齊子，都是人家不歡喜吃的東西嗎，他去吃，人家那個東西，那個米齊大約都是餵馬呀、餵豬啊，餵之類的，那麼他吃這個。吃這個，就修行修行用功用的很用功的，不是像我們這這個人呢，好像我似的，啊，用用功，本來坐單，坐坐單，又睡單了；睡睡單，又想坐單；啊，坐坐啊，又坐不住了，又想睡，又想躺下了，那麼這個沒有什麼定力。

他呢，說怎麼樣一定怎麼樣，我坐單嗎，就是坐單，啊，永遠都不倒單了！我吃一餐嗎，他就是永遠都吃一餐了！啊，我啊，在山上睡呀，在山上住啊，就永遠都在山上住了！發這種的修苦行的心。一修，修的很長的時間，他就啊，得到五通了；得到五通啊，他沒有得到漏盡通。

得到五通，他就認為呀，證得菩提果了，啊，自己啊，認為他是開悟了，甚至就以為自己呀，就成了聖果了。他這個聖果不一定說是佛，就是人家一般做不到的事情他得到了。那麼他得道，就想入滅了；入滅，又一想，

噢！我用這麼多的苦功，悟得這麼妙的道理，我如果不傳給人的話，那是太可惜了！我一定要找一個人我傳給他。啊，找一個人傳給他，這個人很不容易找的，所以呀，他就慢慢找這個傳法的人，等著有人接他的法了，他再入滅。

華嚴懸談卷二十三 Door06_011-004

他要找這個徒弟呀，他的條件呢，是很高的，不是隨便呢，抓住一個人就可以傳法；他要啊，研究這個人有沒有七種德行，這七種德行要具足了，他才啊，傳這個法；若不夠這七種德行啊，他就不傳這個法。啊，他就找，一找，找了很久的時間，也找不著有這七種德行的人。

七種德行都是什麼呢？

第一，要生在「中國」。

第二呢，要他父親、母親都是婆羅門的種子性，都是婆羅門，婆羅門是貴族。

第三呢，要有般涅槃性，究竟那個涅槃性怎麼樣他知道啊，那麼這是仙人的事。

第四呢，單單有涅槃性也不行，所謂涅槃性啊，是什麼我告訴你，就是啊，這個性情啊，貪瞋癡啊，沒有那麼重。這個第四呢，叫啊，要身相具足，啊，真像個人的樣子，不是像個豬的樣子。耳朵就像人的耳朵，眼睛像人的眼睛，鼻子像人的鼻子，嘴就像人的嘴，這五官呢，要端正；五官呢，啊，你不能一個眼睛長到天上，一個眼睛生到地下。一個耳朵生到頭的前邊，那一個耳朵生到頭的後邊，這就不好看，是不是；啊，鼻子孔呢，兩個鼻子孔啊，不能一個鼻子孔衝天上，一個鼻子孔就衝地下。這個嘴呀，也不能生的四瓣的嘴，要兩瓣的嘴。那麼身相要具足，具足就很圓滿的，啊，也不高，也不駝；也不肥，也不瘦；啊，那麼正好，看著很順眼的，啊，真是very beautiful，那麼這是身相要具足，第四。那麼這個身相若不具足，也不好看了，所以呀，第四要身相具足。

第五呢，他又要什麼，你若身相具足圓滿，啊，愚蠢的不得了，問你說是東邊在什麼地方，哦，我也不知道？問你說什麼地方是三藩市啊，哦，我以前都沒有聽過？所以這就是啊，愚癡，也不會講話，那麼這也不行；又要聰明，聰明啊，啊，辯才無礙，又辯捷，又辯捷呢，怎麼叫辯捷呢？就是辯才呀，不是說，啊，等著想一想，然後再想出道理，再和人辯論，不，他很快的，這種辯才，來的很敏捷的，這第五種的德行。

第六種呢，要性行柔和，性啊，不粗暴，不剛強，沒有脾氣，很柔和似的，就像那個棉花似的，那麼很軟的，柔軟，對人呢，都很有緣的，這第六種德性。

第七種德行啊，什麼呢？要有大悲心，常常啊，存著一種悲天憫人的心，看看天上的人呢，也苦的不得了；人間的人呢，更苦的不得了，那麼這叫悲天憫人的心。

要有這七種德行，他才可以傳他這個法。啊，因為這麼高的條件，所以找也找不著！找也找不著！啊，不是有一德的，再不就有兩德，或者有三德，或者有四德，或者有五德，或者有六德，或者有六德半，就不夠七德，啊，這七種德他找不著！

找不著，找了很久啊，無量劫這麼長的時間，以後啊，才找到這麼一個國家，這個國王呢，叫「儒童」，那麼梵語呢，願意知道我可以讀給你們聽一聽，你們再把它對一對，叫「摩訶斯迦」，梵語摩訶斯迦，翻譯過啊，中文呢，就叫儒童(儒啊，儒教那個儒；就是學孔子那個道啊，叫儒教啊，儒教、道教、釋教這三教啊，那個儒；童，就是童子的童)。

啊，這個國王啊，他有個兒子，噢！他這個兒子具足這七種德行，啊，他看中了，這個米齊的仙人呢，吃米齊這個仙人就選中了。他這個太子叫什麼呢？叫「般遮尸棄」，翻譯中文呢，就叫「五頂」。他這個人生的很古怪的，這個頭髮呀，這個五種旋，這個頭上啊，好像五個山呢，在頭上似的，說是五角，五角啊，大約不是像牛犄角那麼；就是好像五個頭似的，五個肉山，這頭上分出五個山來，所以呢，就叫五頂，又叫五角，他翻譯他這個般遮尸棄呀，翻譯這個名字就叫五頂，又叫五角。他有這種七德了，大約他就看中了，選中了。

選中可是選中，這個人呢，雖然有七種德行，但是啊，根機沒有熟，根機熟的很晚的，啊，又結婚了，啊，又有太太，又有兒子，那麼叫他出家，他一定是不幹的！現在怎麼辦呢？那麼他就等著他，等著他，看，找機會；一等，等了三千年！哈！三千年，這有一個小的機會，什麼小機會呢？

這個五頂啊，就同他太太到花園裏去看花，看花，兩個人就爭著搶這個花呀，啊，他也歡喜這朵花，她又歡喜這朵花，兩個人就吵起來，啊，就fighting起來。哎，這個仙人一看，噢，機會來了，好，我去度他去！哼！到那地方和他一說法，他看的，這個五頂看見這麼一個這個很奇怪的人來和他說

話，他趕快就跑回去了，就跑的又回，和他太太又回到宮殿裡去了。那麼他還要等囉！又等，等了三千年，又來給他說法，還不相信？

等三千年，再來給他說法，還不醒悟！又等了三千年，前後有九千年。那麼這個時候啊，這個五頂啊，對他太太討厭了，時間久了，那生出厭了，就很覺得很煩惱了，唉，這個真是，討厭的不得了！討厭的不得了，這個時候啊，這個五頂就求，啊，給他仙人呢，啊，你現在可以來度我來了！我現在要跟著你去修道去囉！啊，我真要把這個家放下了！

啊，這個仙人呢，因為他有神通啊，他這一求他，哎，他就知道了，就來了！這用神通在空中來了，從虛空中來了，就把他又從虛空就帶走了！帶回去啊，就給他說這個**六句法**！這六句法是什麼呢？第一，就是實，就這一個實字(詮實那個實)。第二呢，就是德(道德的德)。第三呢，就是業。第四呢，是大有。第五呢，就是同異。第六呢，就是和合。這六句，說這六種法。

有的人說啊，這個一等就三千年，我們現在沒有一個人活到三千歲的！這是講的很有道理，不過這個呢，是這種勝論的論師，他們的祖師，他們是這樣說，他們這個祖師是這樣子。那麼我現在是啊，跟著他們說的講給你們聽，究竟這是真的，是假的？不要問我！因為不是我說的。好像那個耶

耶穌教，說耶穌復活了，這是耶穌教那個聖經上那麼講的，啊，究竟是真的，是假的？這個我們現在沒有時間來研究這個問題！我們只是知道他有這麼樣說法就可以了。

我們將來呀，也可以造一個假的，啊，說是我們那個祖師啊，哦，活了幾萬個大劫，啊，怎麼樣怎麼樣！只要你敢造這個論，就可以了，去騙人去。

華嚴懸談卷二十三 Door06_012-005

我們今天要算一算帳，算這一筆呀，很清淨的帳，這不是糊塗帳。從這個一九六八年，我們暑假班呢，第一個暑假班開始。那麼參加第一個暑假班的人呢，現在有在這的，有已經跑了！那麼在這的呢，也有有的時候跑，有的時候又來！那麼我覺得，最誠心的，最精進的，第一個是，他呢，不是旁的精進，每逢我講經啊，他一定來，來聽；那麼怎麼樣忙啊，他也來！

本來呢，因為時間長，每個禮拜六啊，放香！那麼這個我們傳戒這個時間呢，開始，這個禮拜六也不放香，那麼我們這沒有放香。但是啊，他還是來，每一天晚間都來；啊，有幾次啊，有病！有病啊，頭也痛，啊，又扁肚，他也來聽經；我看著他，精神都很不充足，這是一個。

第二個，我們這最精進的是誰呢？可以說是果進。果進呢，我給他起這個名字就是果進，就是精進，果然精進。他由第一個暑假班到這來之後，任何地方也沒有去過，也沒有回去看看他媽媽，也沒有回去看他爸爸，也沒有啊，到各處去vacation，他是vacation就是在這個道場，哪地方也沒有去過，他就這幾年之中就有一次沒有來聽經，是不是？果詹，他一次是什麼因緣沒有來？喔，那麼這是啊，第二個。

第三個呢，這個誰？也從來了之後也沒有走過，這個也沒有跑過，他也沒有回去看看他的小孩子，也沒有回去看他爸爸媽媽，大約他把他爸爸媽媽也忘了，小孩子也不記得，所以在這來，來了之後，哪個地方也沒有去過，是不是啊？是。

這個證明啊，這為法呀，把一切都放下了，所以我們人呢，為法，能以呀，把一切的事物，都看的輕了，把法看重了，那麼這是很要緊的！在古來的人呢，求法，好像唐玄奘啊，到印度去求法，啊，經過幾多困苦艱難，到那地方學佛法！啊，中間呢，路途上遇到啊，土匪，狼蟲虎豹，什麼危險的事情都經過，那麼他也去求法。

我們現在，在這個道場啊，昨天有一個人問我，說我怎麼樣子能幫助這個道場呢？噢！你不破壞道場就是幫助道場了，你擁護道場就是幫助道場；

怎麼

樣擁護道場呢？那麼幫助這個道場，那麼所有的事情都擁護道場。那麼這樣子呢，就是真正護法。護法呢，就是護法護法，護這個法，不要這個法呀，滅了！我們現在這提倡正法眼藏，正法時代，所以呀，各位都要努力，精進。

還有這個果照，雖然是後有來的，但是他參加十四個禪七，這也是一個不可思議的。那麼其餘的，你們大家來研究，哪一個是對我們這個道場，擁護這個心是最真的，研究研究！我們要選出來這個護法呀，這個模範的人才，誰可以作第一個護法，我們這五年了，應該選出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都可以的，你們大家研究研究。

啊，誰是真正護法？我們在那個雜誌上要再發表這個消息，Ok！

華嚴懸談卷二十三 Door06_013-006

我們還繼續講這個實，他這個六句，**第一句，就是「實」**，他說諸法有實

體，為一切法所依，所以叫實。這個實啊，有九種，有九種實，實實在在
這個實啊，有九種。

第一呀，叫地實，實實在在的有。

第二呢，水實，水也實實在在的有，這個講這個實啊。

第三呢，火實，火也是實實在在的有。

第四呢，就是風實，風也實實在在的有。

第五呢，就是空實，他說這空啊，雖然是空，也是一個，你不能沒有的，
空，雖然說是空，但是還有個空啊，空也叫實。

那麼又有個實，第六，是時候的時，他說這個時間呢，也是實實在在的有。

啊，第七呢，就是方，方，他說也是實在的，也是實有的，啊，第七是方。

第八呢，是個什麼呢？就是我，他說我呀，實實在在是有，不能沒有我；
沒有我，什麼都沒完了，什麼都沒有了。

那麼第九呢，是個意，就是這個意念的意，他說這個也是實實在在有的。

那麼這個實啊，他分開有這麼九種。

這個「德」，德有二十四種，二十四種的德。那麼這個德啊，他講這二十
四種。

第一呢，就是色德。

第二呢，是香德。

第三，是味德。

第四，是觸德。他說這個都是德。

第五呢，是數德。

第六，是量德。

第七呢，別性德，別性啊，特別的一種性，也是德。

第八呢，是合德。

第九呢，就是離德，合也是德，離也是德。

第十呢，就是彼性，彼性德。

十一呢，是此性德。

十二啊，是覺德。

十三呢，就是樂德。

十四呢，就是苦德。

十五呢，就是欲德。

十六啊，是瞋德。

十七啊，是勤勇德。

十八呢，就是重性德。

十九呢，就是液性德。

二十呢，潤德。

二十一，行德。

二十二呢，就是法德。

二十三呢，是非法德。

二十四呢，就是聲德。那麼他有這種二十四德。

這個造業的這個「業」呀，它又有五種可以造業的。

第一呢，就是取，可以造成這個業。

第二呢，是捨，可以造成這個業。

第三呢，是屈，屈，就是彎彎，屈回來，可以造成這個業。

第四呢，就是伸，伸，就是伸直了它，也可以造成這個業。

第五呢，是行，也可以造成這個業。

那麼這個「大有」呢，前邊講這個是實、德、業這三種了，又有個大有。

大有呢，就是一種，因為這個實、德、業這三呢，同一有故，他說這三種

啊，都是一樣的有，所以叫大有。他說呀，這個離開這個實、德、業這三

種外邊，別有一法為體，另外有一法為體，這個是什麼呢？就是大有，那

個大有啊，啊，所以呀，啊，也是一個法。

「同異」，第五是同異，同異呢，也是一種。你看，本來這個同異呢，應

該是兩種，但是啊，他也說是一種，那麼一種啊，就算一種了。同是一種，

異是一種，那麼他說是啊，同和異是一種，那麼既然是一種，又怎麼有個

同，有個異呢？所以呀，這裏邊有多少矛盾。

他怎麼說同呢？他說，地和地你說是不是一樣的？這是同。那麼異，怎麼叫異呢？地和水呢，就不是一樣的，所以這叫異了。那麼水呢，和地也不是一樣的，所以呀，這也是異了。水和水是一樣的，是同；火和火是同。那麼火若和水呢，就是不同了，就是異了。所以呀，他說這個同異是一種，其實同異，這分開多少種都可以的，這是第五。

第六呢，他說是第六句是「和合」，怎麼叫和合呢？他因為啊，他和其他的實體相和合。舉出個比喻來，他說什麼呢？好像這個鳥飛空，鳥飛空，飛飛的，啊，牠就落到樹上來，這就是和合，那麼這和合呢，就是這麼講。這是六句。

人呢，學佛法的人，不要做犯法的事情，一定要守法；不管它這個法是對不對，我們都要遵守它這個法，不要啊，犯。這個立這個法呀，它都有這種因緣，這是世間法。若沒有這種因緣呢，就沒有這種法，所以呀，我們修道的人一定要啊，在某一個國家，一定要遵守它的法律；若不遵守這個國家的法律，他就認為你是啊，一個，不是一個好百姓。

或謂自在梵天等生，

「或謂自在梵天等生」：或者呀，有的外道他就啊，想了，想什麼呢？他想啊，人呢，都是從這個大自在天那生出來的，大自在天，它能生一切的萬物，它是萬物的主宰，它是萬物的母。那麼這種外道是什麼外道呢？叫這個塗灰外道，和的有的婆羅門，他這樣想，想自己呀，是大自在天生出來的，大自在天呢，就是他們的這個祖師。那麼大自在天，他說啊，它能生一切的萬物，又能生一切的諸法。他說這個大自在天的體呀，這是啊，徧滿一切處，啊，是一切的諸法呀，所生。

他說這個大自在天呢，有四種的德行，第一種的德行呢，就是它體實，它這個大自在天體呀，是實實在在的真有的。

不單有，而且還又徧滿一切處，這大自在天。這個其實啊，就是耶穌教所說那個天主，大自在天。

華嚴懸談卷二十三 Door06_014-007

第三呢，就是常，他計它是常，啊，恒常不變的。

第四呢，能生一切諸法，一切諸法呀，它都可以生。

他又想了，這說這個大自在天呢，和我們人不一樣的，不是像人那麼個樣子。那什麼樣呢？他有三身。第一的他就是有**法身**。什麼叫法身呢？這個法身呢，「體周徧故啊」，他這個體常啊，周徧，啊，徧滿一切處。「量同虛空」，法身的量也就是虛空，虛空就是這個法身，啊，他這麼樣想。「能生萬物啊」，所以呀，這一切的萬物都是在這個大自在天的法身裏邊生出來的。

第二呢，叫**受用身**。這個受用身呢，是在天上的，在色界天之上的。

第三呢，是**變化身**。他這個身又能變。啊，所以呀，「隨形六道，教化眾生啊」，他呀，在這個六道裏頭，他又變貓、又變狗、又變老鼠、又變蚊蟲，什麼都可以變的；又可以變人、又可以變天，只要你眾生啊，啊，這個有這麼一類眾生，這個大自在天呢，就會變化這一類的眾生來教化你。所以說，隨形變化，隨形啊，隨著六道的形啊，來教化眾生。

啊，又想了，他又想這個大自在天呢，有兩個住處，有兩個住的地方。

第一呢，他所住的地方就是**雪山**。

第二呢，就是南海，南海呀，有一個**末刺耶山**。啊，這個地方啊，是這個大自在天的一個另外的一個宮殿所住的。

所以在摩竭提國呀，有兄弟兩個人，就啊，平時就是最相信大自在天的。那麼他們聽說這個他們這個論師啊，這個塗灰外道啊，他把身上塗上一些個灰呀，啊，搞的污濁邋邋的那麼樣子啊，啊，聽他們講這個神話，說大自在天住在雪山，這個在南海，他住的地方；於是乎他們就到雪山去找大自在天了。

那麼在這個地方呢，就見到一個婆羅門，這個婆羅門呢，對他們就講，說，你們想見大自在天，拜大自在天呢，你的國家裡頭啊，有一個釋迦牟尼佛！他就是大自在天。那麼這兩個人說，我們是啊，啊，是修這個恭敬大自在天的，我們不相信其他的這個佛！

那麼在這個婆羅門呢，聽他們這麼一說的時候，就變了這個大自在天這個樣子；啊，面上有三個眼睛，又有啊，四個臂膀，等一等又現出八個臂膀，啊，就告訴啊，這兄弟兩個人了，說你呀，可回到你的國家裡頭去，在菩提樹啊，東邊，你造一個釋迦牟尼佛的降魔的那個像在那；在菩提樹後邊呢，你造一個水池，好濟呀，一切眾生的渴法。

那麼因為這樣子啊，這個塗灰外道這個論師啊，啊，他就說這個兩個住處啊，是對的。那麼在這個外道啊，他自己立這種的論，來研究這種法；後

邊的人呢，就跟著他這種法呀，就去學習去，這就叫以盲引盲。他這個自在天，是這個塗灰外道，他啊，這麼樣子來想。

華嚴懸談卷二十三 Door06_015-008

這梵天，這個梵天又怎麼講呢？梵天呢，就是這個第四種的外道，叫謂自圍陀論師，圍陀呢，翻譯成「明」，就是啊，明的論師，這是第四。第五呢，叫安茶論師。

這個第四這個論師啊，他就想了，啊，想啊，他就啊，立出這種理論來，說啊，哦，這有一個那羅延天呢，這羅延天呢，是不可思議的，他呀，這個神通是啊，很大的。在他這個臍中啊，啊，肚臍子，生出一朵大蓮華，這個大蓮華呀，哦，可就大了！那麼在這個朵蓮華又生出一個**梵天祖翁**。

這個梵天祖翁，啊，是萬物之母啊，能生啊，一切的萬物；那麼一切有命的，沒有命的，都是啊，從這個天口生出來的，從天生出來，從這個梵天祖翁生出來的。那麼這個梵天祖翁啊，他口中啊，就生了**婆羅門**；這個婆羅門呢，就從這個梵天祖翁口裏吐出來的婆羅門種。

這個**剎帝利**呀，就是從這個梵天兩臂生出來的，啊，你看，這妙不妙！這

個梵天祖翁啊，兩隻胳膊會生出來這個剎帝利的種子。在兩個大腿根上啊，就生出來這個做商人的，商人呢，就是叫**毘舍**。在兩個腳上生啊，就叫**首陀**，首陀啊，又叫**旃陀羅**，這就是啊，屠宰的人，那個賤人。這個商人呢，這個毘舍，首陀都是兩種賤姓。那麼婆羅門呢，和這個剎帝利，就是兩種的貴族。啊，所以他說，婆羅門呢，是貴種，也是白淨色。那麼其餘的呢，就是賤種，啊，也就都是黑穢色。這是啊，這個第四種啊，這個明論師啊，是這麼想法。

在第五種論師啊，就叫安茶論師。這種論師啊，他也想了，他想什麼呢？他想啊，這個「本際」，什麼叫本際呢？就是本來的邊際。本來的邊際是什麼樣子呢？啊，他說啊，無論什麼都有個根本，原來的邊際。那麼這個原來的邊際是什麼呢？就是在過去啊，最初的一個開始。最初開始呀，他就想了，啊，怎麼開的始？喔！原來是這樣子。

這個世間呢，以前什麼也沒有，就有這個水，這個水呀，啊！非常之大的！那麼在這個大水裡邊，長出一個**大安茶**來。什麼叫安茶呢？啊，這個安茶的樣子啊，就像個雞蛋似的，啊，可是金色的，這個安茶是金色的。在這個水裡頭啊，漂來漂去，經過一個時間呢，啊，它就啊，分開了，分開兩段。

這兩段呢，上一段，就往上昇，就是天；下一段呢，就在下邊呢，就變成地了。啊，那麼這個世界呀，就是這麼樣來的。那麼在中間呢，又生出一個梵天來，啊，這個梵天呢，哈！本領就大囉！幹什麼呢？他能作一切有命，和沒有命的，這個事物；就是啊，有情，和無情，他都能造出來。所以這個梵天呢，是萬物的一個母。

所以這個四這個那羅延天生的梵天。那麼這個五，第五個論師，就是際呀，安荼生出來天地，天地又生出一個梵天。啊，所以呀，那說，或謂自在梵天等；這個等，就是啊，他們這三個，這是三個看法的不同。

那麼這個呢，在中國也有這麼講，在中國講這個，天地呀，混沌的時候，和他所說這個大安荼啊，是一個樣的道理。那麼究竟是不是這樣子呢？是，它也成了；不是，那麼現在也成了。我們現在呀，研究研究我們自己這個生死的問題，比較更重要的！

華嚴懸談卷二十三 Door06_016-009

或謂時方微塵虛空宿作等，而為世間及涅槃本。

「或謂時方生」：有一種外道啊，他說這個時候啊，是真的，這個時間是有的。所以呀，這一切，都是啊，從這個「時」生出來。「時」啊，是實有的。「時」啊，是真的。「時」啊，是恒常不變的。「時」啊，是萬物的一個母，啊，它能生萬物。為什麼呢？啊，你看，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都有一個時候；到什麼時候，就有什麼樣子，啊，這個時候啊，真是妙！所以呀，這時，是這個萬物之母。這是啊，這個散時外道，他呀，這樣來計算，來呀，說這個一切都是從這個「時」生出來的。

啊，這個春天呢，這個時候，一切的樹木啊，啊，都欣欣向榮，都那個很歡喜的；到夏天呢，啊，這一切的萬物啊，都在成長的時候；到秋天呢，這一切萬物啊，就都凋零了；這都是時的作用，這個時啊，真是萬物的母，真是最好的了。這是叫散時外道，他呀，論這個，以這個時，為他的這種理論，為他的宗。前邊那個時啊，是第六種的散時論師，也叫散時宗，這是第六種的外道的宗。

第七呢，就是方論師，啊，他這個說啊，他說方啊，生的人；人呢，就生了天，都是啊，從這個方的生出來的。所以他說呀，這個方，是常，恒常不變的。這個方啊，是最第一的，最先就有這個方。所以他說這個方，就

是萬物的之祖，為萬物因，也就是涅槃的因。那麼人若死後了呢，還是啊，歸於方，還回到那個方的地方去。所以他說這個方啊，是一個實有的，方啊，是一個常住不變的。他以這種啊，作他的宗，這叫方論宗，這第七個宗。

「謂微塵者」：那麼前邊說的有這個散時的外道，有這個方論的外道。現在說這個微塵，微塵呢，就是第八種的外道的宗，他啊，梵語叫路迦耶論師。這個路迦耶翻譯成中文，就叫順世外道。他呀，這種啊，外道的論師，他就像啊，這個色心等法，色法，和心法，是真的。

那麼這個色法，心法，到這個最微細的地方，那麼是常的，它是一，也是萬物的一個因。所以他色、心法呀，雖然是這個四大，最微細這個四大，作它的因。那麼四大呀，裏邊若往這個微細來說，也就是啊，最精靈；它呀，有一種緣慮，這種緣慮呢，就是心，心法。

他說，在這個他說啊，這個色法，雖然都是啊，這個四大所成就的，但是啊，這裏邊又有啊，更精細的，更妙的地方。什麼呢？就好像啊，所說這個燈，這個燈本來是個色法呀，但是你一點著它就發光，啊，就有這種的妙處。那麼這個地、水、火、風啊，啊，都有極微細的，他以這個極微細的，就作為這個萬物的母體。所以呀，在這個唯識啊，破這個外道的就說，

說有外道啊，執地、水、火、風極微實常，他說啊，執著這個地、水、火、風最極微細的，這是常，啊，它能生啊，一切的萬法。那麼其實呢，這也是一種啊，錯誤的思想，這個理論呢，也靠不住。

他說啊，這個微塵，在最微細的地方，就是心法，啊，就是萬物的一個母，也就是「因量」；那麼這個有形的這個叫「子微」。子微呀，就是在那個最微細的那個父母，那微細的父母生出來的。這種理論呢，是用他這種情，來揣測、來計度、來想，啊，就是這樣子。所以呀，你若研究說是究竟它有什麼道理，沒有道理，什麼道裡也沒有。這是啊，第八個論師，就是啊，他用這個順世外道，順世間法，去研究啊，這天地間的秘密。

華嚴懸談卷二十三 Door06_017-010

第九呢，這是說的虛空，虛空呢，這個外道啊，他這個論呢，叫什麼？「口力論師」，他講虛空的。他說呀，這一切都是從虛空生出來的，虛空啊，是萬物之母，虛空是常，虛空啊，是變的，啊，恆常不變。那麼他說呀，另外有一種法，這種法呀，是真實的，是恆常不變的，是一定的。

那麼是什麼呢？就是這個虛空。他說這個虛空啊，能生出來風；風啊，又能生火；有了火了，又能生出暖氣來；這暖氣呀，又會變水；水呀，又會

凍成冰；水凍成冰啊，就啊，堅固了；堅固，又變成地；這個地呢，就生五穀，生出啊，所有的這個吃的五穀來；五穀呢，就能生養人這個命；所以呀，由這個來推算，啊，人這個死的時候啊，還是歸於虛空，人死了之後就是歸虛空。因為這個，所以呀，他知道啊，這個虛空就為萬物的一個母。這個口力論師，他講這個虛空，他是這樣講法。

那麼第十種的論師，就是外道的論師，他看到前邊那幾種啊，都認為不對。那麼他自己呀，又立了一種論呢，他這種論為什麼立的呢？唉，他就看呢，有多少這個講這個因果的關係。他說「宿作」，他不說是「宿業」，他說宿作。說今生啊，所有一切一切的事啊，都是前生啊，做出來的；所以呀，也今生或者受苦，或者享樂，都是由前生造的。

所以你呀，你若是今生布施，來生啊，一定會有錢的，這是有多少點道理，種因結果。不過，若是完全都是從宿作，那又不是。因為這個世間呢，不是從一種理論呢，能講完的。但是他就要用這一種的理論來把它講完了它，所以他說一切都是宿作，無論什麼都是宿作。因為這個，所以你布施，將來呀，就會得到好的結果；你若持戒，啊，精進，就能了苦，你的苦啊，就能會斷；你若是忍辱，啊，將來相貌啊，就會生的美麗；你若啊，勤學，將來就有智慧，他講宿作，一切一切都是宿作，宿世所作的。

他說為什麼要這麼講呢？他說因為你看世界上，啊，有很有福報的人，啊，他所做的事情啊，很顛倒的，做很多錯事。那麼做錯事的人他不應該有福報啊，那麼但是他有，他什麼關係呢？喔！這是前生他作的，前生他種好因，啊，他今生啊，有福報，啊，有財富。那麼今生他為什麼那麼顛倒呢？啊，就因為啊，他前生種的福啊，今生啊，他享受，享受完了，來生就沒有了。所以他說一切一切都是宿世啊，所造的，啊，這個宿作呀，啊，這種理論呢，是可以立一個宗了，這叫宿作論師。

前邊所講這十個宗，十種外道，有這個數論外道，勝論外道，塗灰外道，啊，這個自圍陀外道，就是啊，際自在天這個外道，五這個安茶外道，和這個時啊，方啊，微塵呢，虛空啊，宿作啊，這等等的外道。這外道啊，他本來說的，說一定沒有道理，也一點沒有也不是，有多少道理，但是啊，他太執著這個道理，不知道還有另外的道理；那麼就啊，執著，認為他自己的對，旁人都是不對的，所以各立一宗。

那麼前邊又說這個宿作等，這個等呢，就是啊，等於第十一個外道。這第十一個外道啊，他是啊，一個無因的論師，沒有因果的，撥無因果，他說自然的，沒有因，也沒有果，一切都是自然的。你信因果，他說，哦，這才是最愚癡的人！啊，哪有因果呢？他撥無因果。這種外道他也有一個根

據，有什麼根據呢？他有很多的理論。

啊，他說啊，這個一切萬物啊，無因無緣，沒有什麼因緣它就生出來的，自然而生，它從自自然然就生出了；自然而滅，它又自自然然就滅了。啊，所以呀，這個自然呢，才是一個真常不變的。這個自然呢，就是萬物的母，啊，也就是涅槃的因，啊，他這麼樣想。

他說啊，一切諸法沒有染淨，沒有一個染法，沒有一個淨法，本來就是那個樣子的，不是有人造的。他怎麼說呢？他說，你看，那個有刺的樹木，那個刺是誰把它削的那麼尖，像針似的那麼尖？啊，那個尖，那個刺的尖上啊，哦！很細很細，誰做出來的？它自己長出來，沒有人造啊！啊，他說這個你若不信呢！我再舉一個例子給你呀，譬喻這個自然，啊，你聽一聽，你看那個烏鴉，沒有一個白色的烏鴉，烏鴉都是黑色的，那麼誰給牠染的呢？哪一個啊，用一種黑的顏色給把烏鴉染黑的呢？沒有，啊，沒有就是自然嘛！

啊，他這是又舉出一個例子，說你若再不信，我再給你舉一個例子你聽一聽！是什麼呢？你看那個鶴，誰又給牠染白色的呢？也是牠自己呀，那個白鶴，自然就是白色的了。啊，那麼他是這樣講，啊，所以呀，他有他一套的這個理論。因為這個，所以他說自然呢，就是這個萬物之母了，它造

這個世間了，它也是涅槃因了。

那麼這個外道啊，立的見解，都是這樣子，你呀，和他若一研究啊，他就會發脾氣的。啊，他說，你不信我嗎？那個天主才是真的嘛！你不信天主，那你的事！你啊，天主不可以隨便就不信的！啊，你說，不可以不信，這是不是勉強叫人相信呢？所以，我因為什麼不抓著這個皈依弟子，他願意走就走，也就是不勉強！要是勉強，那又不合乎外道這個自然了。那外道又該發脾氣了！

啊，這個外道啊，他不知道他自己的不對，他總認為他對。他說這個自然，如果入不是自然的話，你看一看，這有種種的證據，這是啊，證明自然。你就拿這個下雨來講吧！颶風來講吧！啊，突然間它自自然然就下起雨來了，忽然間就又自自然然又颶起大風來了，啊，它自自然然的又停止了，又沒有了！你誰叫它颶的風啊？誰叫它下的雨啊？誰叫它停止的？這都是自然的嘛！

那麼或者又有的時候啊，颶起大風就飛沙走石啊，啊，那麼也沒有人叫它停止，它又停止了，那麼這都是啊，一種自然的表現。所以呀，我立這個以自然為宗啊，這是正確的；其他的宗啊，那都是假的，都是不對的！

我還記得講楞嚴經有一首偈頌，講這個自然的，有人記得嗎？「誰開河海堆山嶽」，應該知道了，隨便可以造出一句來，想不起來可以造的！誰呀，開的那個河，和海，堆起來那麼大一個山？自然的嘛！啊，這第一句是這樣。唉，那真是我這麼多年的功夫我都白費囉！笑了，同意我這個說法是

吧！你看，喔，yes。「誰植荊棘造樹林」，誰呀，在那個山上又種的那個有刺的那個樹呢？在山上又造成樹林子呢？啊，這也自然在山上生出來的嘛！第二句你可以這麼說。第三句，你看，「一切無有能生者」，沒有誰可以生誰；「是故我說唯自然」，因為這個，所以我說是自然的。

華嚴懸談卷二十三 Door06_018-011

統收所計，不出四見，謂數論計一，勝論計異，勒沙婆計亦一亦異，若提子計非一非異。若計一者，則謂因中有果；若計異者，則謂因中無果；三則亦有亦無，四則非有非無，餘諸異計皆不出此。

在前面所講的這九十五種外道，又有這個二十五諦數論師，又有這個六句的勝論師，又有這個塗灰的外道，又有這個四圍陀典，和這個五安茶這個外道，又有這個論時的外道，又有論方的外道，又有論塵的外道，路迦耶外道，順世外道，又有論這個空的外道，又有論自在啊，梵天呢，這等等

啊，這十一種的宗。

十一種的宗啊，最後是這個無因的宗，無因的論師，他說無因無果，無因無緣，一切都是自然。那麼前邊所說這十一宗的外道法呀，怎麼叫外道呢？外道，就是心外求法，在他心的外邊求法，所以叫外道。各啊，論一端，單單呢，他研究一種，啊，他不是圓融無礙的。

現在啊，把前邊這些個外道，都放到啊，一起來研究他，就好像啊，把這一切的東西，都放到這一個爐裏來煉，看看呢，煉出來哪一種是最真的？所以叫啊，「統收所計」：統收啊，就是總計起來，把他統計起來；總計起來呀，「不出四見」：他們有四種的見解。

哪四種見解？就是「謂數論計一」：這個數論呢，就是那個二十五種諦，數論師；從這個冥啊，生覺；生覺，生我心，乃至於啊，最後那個神我，這二十五諦。他啊，說是啊，第一，是從這個冥諦生出來的。「勝論」：他說，「計異」：他就啊，計的不同了，不同那個，和那個不同。「勒沙婆計亦一亦異」：他這個論呢，他說也一，也異。「若提子計非一非異」：就是啊，也不是一，也不是異，他計這個。

「若計一者」：前邊那個計一的，那個外道，「則謂因中有果」：他就說，因中就有果，即果即因，因中啊，就是那果的發生。「若計異者」：說啊，這個異的，他就說啊，「則謂因中無果」：因中無果，在因的時候沒有果的。「三則亦有亦無」：第三種啊，他就說亦有亦無，也有因也無因。第四種啊，就說非有因非無因，則非有因非無果。「餘諸異計」：其餘的那些外道他們所計的，「皆不出此」：都啊，出不出去這四種的見。

華嚴懸談卷二十三 Door06_019-012

雖多不同，就其結過，不出二種，從虛空自然生，即是無因，餘皆邪因。

我又不會講了，看看誰會講，講一講！結束他們的過錯，就是他們不對的地方，過，就是他的錯誤，他不合理的地方。你給我講頭一次啊，我這就會講了，你若不講頭一次啊，我就不會講了。頭一次講的對，我也會講了；講的不對，我也會講了；這是啊，很不可思議的。我們這個也不是邪因，也不是無因，這是正因，這是了因，這是圓因。

「雖多不同」：就是前邊呢，他這十一宗，就有十一個不同；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你說你的對，我說我的對；啊，你說你那個冥諦呀，那是真的；

啊，我說我這個不冥諦呀，更是真的；你說你那個數論是真的，我說我這個勝論呢，就勝過你這個數論；你說你那個勝論和數論呢，啊，我這個自然更是對的；我這從大自在天，啊，從那羅延那個肚臍生出個大蓮華，這裡頭生出一個大自在天梵天祖翁，啊，我這真是不可思議的！

哈，你說的那完全是不對的，這叫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啊，你也說我的不對，我就說你的更不對；你若說我的對嘛，我說當然了，我的一定是對的，你的不對嘛！你就說我的對，我也不會說你那個對！為什麼呢？我若說你那個對，我這又立不住了。所以呀，這十一宗就是這樣立出來的。

立出，所以啊，他雖多，就不同，若再往多了說，就有九十五種、九十六種、九十七種、九十八種外道！說，在什麼地方說有九十八種外道？你說在什麼地方沒有說有九十八種外道？九十六種也是一種一種添出來的嘛！那就不好給它添出九十八種！一百種都不止了現在，怎麼只啊，就是九十六種呢？千門萬戶現在，啊！這個各人都想啊，作祖師，都想立一宗，所以這叫啊，雖多不同，啊，雖然多，可是不同，各有各的理由；你說你的是最高的，我說我的也不低；啊，你看這個，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現在就給它下一個論斷，下一個批評。「就其結過呀」：若是

啊，把他們總起來，來呀，說一說他們的不對的那過錯，結集他們的過錯，就是把他們過錯拿到一起來，綁到一起；好像結過，把那過錯給綁到一起。其實啊，那麼過錯怎麼會綁到一起呢？這就是啊，講這個理論。

你不要啊，又找繩子來綁「過」了啊！你若一找繩子綁過，那又綁不住了，因為它「過」也是無形的。「不出二種」：那麼這過錯有多少種啊？不多！不是啊，十一個就有十一個過。那麼十一個呢，合到一起，連九十六種外道，合到一起，啊，都給他們，叫他們在一起開個小會，開個會議，啊，研究研究，不出二種，就兩種。

兩種是什麼呢？是「虛空自然生，即是無因」：他說啊，從虛空生出來的，啊，從自然生出來的，這就是無因。你看，「無而忽有」，這叫無因，本來沒有，忽然有了，這叫無因。你若有因，它本來就應該有，它才，以後才會有的，這叫「先無後有」，所以叫無因，先無後有，這叫無因。

那麼虛空裏頭，你說有什麼？沒有什麼，它可生出東西來了，啊，它由這個虛空就生出來一切萬物了，所以虛空就為萬物的母，啊，萬物都離不了虛空，這是一個無因。自然呢！自然呢，啊，講起來這個自然呢，是很不自然的，為什麼呢？有很多的麻煩生出來。

在這個中國的道教，老子，他就講一個自然，他最歡喜這個自然，什麼事情啊，他，自然，很自然的。這外道也歡喜這個自然，說這個自然能生萬法，他所以呀，就以這個自然作他的論宗。老子呢，和這個印度這個自然外道啊，所說的道理是一樣的。

他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是說人呢，應該效法這個地，這個人呢，不一定說普通的人，這個人是說的那個王，老百姓那國王。國王啊，他說他應該效法地，效法地呀，能生長萬物；這個地呀，應該效法天，天呢，又能覆載萬物，天地能覆載萬物。那麼天地應該效法什麼呢？效法這個道(修道，這個道)。道又應該效法什麼呢？道，就效法自然，他說啊，這個道理，這是老子說的。

因為他啊，講這個自然，又講清靜無為，這個自然是清靜無為的，所以呀，把一些個人呢，就都迷住了，迷住到這個清靜無為上，什麼也都不幹了，啊，一天到晚呢，就想成這個自然，這是啊，老子這個自然。所以呀，這個老子，和這個印度這個自然的外道啊，他們是遙遙相對的，可以說是啊，啊，互相啊，這個所見者同，他們所見解是相同的，這是啊，逆著說的。

若是順著說呢，他又這麼說了，他說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他說這個道啊，生了一。所以呀，老子才說，「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聖，物得一以靈」，得到這個「一」了，那就有辦法了。

在佛教裡也講這個「一」，講，啊，「得一萬事畢」，得到這個一了，一切都沒有了，都講這個一。這個佛教這個一，可不是啊，道教所說那個自然呢，那個一，自然生道啊，道生一呀。儒教裡又說，說，「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三才」，啊，講這個，三才就生出無量無數的那麼多東西。這個理由啊，都和這個自然呢，有多少關係。

這個勝論的外道，他所講這個冥諦，這就是個邪因緣。若是按照佛教來講，這個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那麼按著這種理論去講呢，這是正因。按著這個冥諦這種理論去講呢，這就是邪因。

所以前邊雖然那麼多，結他的過錯呀，是不出兩種，這兩種啊，就是一種是無因，一種是邪因。無因呢，就是虛空、自然呢，它們生出來，這一些個道理，所講這些個道理，這就是無因。那麼其餘的這個道理呀，又是從

這個那羅延的臍中生大蓮華，大蓮華又生出梵天祖翁啊，祖翁又生出婆羅門呢，啊，在呀，口裡生的婆羅門，兩臂就生的剎帝利，兩個腿就生這個毘舍，兩個腳呢，就生首陀，這個都是一種邪因。

昨天已經受這個沙彌戒，他們還要繼續啊，這個拜願，修行，用功，懺悔自己的罪業，那麼要啊，很誠心的，和修道不要馬馬虎虎的，這個光陰呢，是最寶貴的，我們這個不是說這個時啊，是個萬物之母，我們時間呢，是很貴重的，不要隨隨便便叫它空過去。